

孙钦善 选注

蘇軾詩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龚自珍诗文选

孙钦善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书名题字：林东海

封面设计：徐中益

龚自珍诗文选

Gongzizhen Shiwen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字数31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4 $\frac{5}{8}$ 插页2

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70

ISBN 7-02-000747-3/I·748 定价 4.65元

前 言

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我国近代史发轫时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思想犀利，敢于直言，多触犯时忌，因此在仕途上很不得意。二十七岁中举，二十九岁开始做内阁中书这样的小官。后应会试，屡次不第，直到三十八岁，才中进士，由内阁中书历仕宗人府主事、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受尽排挤。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便卒于丹阳书院。由于他童年即随父在京，后来又做朝官，一生在京城居留时间很长，对统治阶级上层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在学术上，龚自珍十二岁时就跟他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开始受到传统文字训诂之学的严格训练，主张由“小学”而通经。二十八岁时，又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接受了经今文学的影响，他曾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下引此题简称《己卯杂诗》），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决心抛开束缚思想的训诂考据之学，研究具有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学，利用它讥切时政，倡言改革，

从而把清代的今文经学从经师的故纸堆中解放出来，与当时社会改革的潮流联系起来。关于龚自珍的生平事迹，吴昌绶编《定盦先生年谱》及张祖廉撰《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均附《龚自珍全集》之后）记载甚详，可参。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值清朝国势急遽衰落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折的时期。当时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开明知识分子惊醒起来，想方设法挽救危势。龚自珍就是这一类人突出的代表，当时与魏源齐名。龚自珍担心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无情地揭露与批判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提倡改革，幻想对封建制度做一些局部的改良，使“衰世”回到“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虽然终未跳出封建阶级的圈子，但由于他富有爱国思想，并对腐朽的封建社会作了一些批判，力倡变革，特别是他的个性解放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所以他在晚清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起了直接的启蒙作用，从而成为先驱思想家。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既“若受电然”，又“厌其浅薄”，仿佛是矛盾的，然而准确地反映了龚自珍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思想上的犀利和朦胧两者对立统一的特征。

龚自珍是一个思想家，怀有政治抱负，他说：“纵使文章

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又说：“臣将请帝之息壤，惭愧飘零未有期；万一飘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盦诗。”（《飘零行，戏呈二客》）可见他并不甘仅仅做一个文人。但是他毕竟又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诗、文、词兼长，而以诗的成就为最高，下面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分别主次，加以论述。

二

龚自珍的诗不同凡响，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着，既是他斗争生活的产物，又是他进行斗争的武器，里面充满着战斗的气息。“偶赋山川行路难，浮名十载避诗坛。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己卯杂诗》其八。自注：谢姚亮甫丈席上语。）由于他的诗敢于干预黑暗的政治，以致遭到达官贵人的纠讯，使自己的朋友不得不以开脱之词为之回护。然而他仍然认为他的诗歌，不是一般臧否人物的“清议”，而是有感于世路难行时局艰险而发的，表现出一种无畏的精神。这首诗作于一八一九年，还只是就他早期的诗作（大部分已佚）说的，后来这种精神有增无减，贯穿在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之中。一八二〇年（嘉庆二十五年），他曾发誓戒诗，但是当年就破戒了。为什么要戒诗？是因为在黑暗的文化政策迫害之下，深有难言之苦。又为什么要破戒？是因为他对现实深感触，欲罢而不能，必吐而后快。他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哉？”（《与江居士笺》）

这里以风比喻现实，以水比喻他的心境，风吹则水动，水欲静而风不止，怎能甘于寂寞呢！所以他正视现实一生，也坚持战斗的诗歌创作一生。

龚自珍的诗作是相当多的。他于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自编的《破戒草》和《破戒草之余》各一卷（共一百八十五首，写作时间始于一八二一年，终于一八二七年），以及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中辞官后写的《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还完整地流传下来。而据《己亥杂诗》第六十五首自注：

“诗编年始嘉庆丙寅（一八〇六），终道光戊戌（一八三八），勒成二十七卷”云云，当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散失了。龚诗的辑佚，只有龚橙的《定盦集外未刻诗》，收诗九十七首，多半是一八一九、一八二〇两年（嘉庆二十四、二十五年）中的作品。其中《破戒草》编定以后的作品，又仅见数篇，且不是每年皆有，而一八一九年以前的作品更是只字不见。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又有所补遗，但尚难称为完帙。这一工作大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龚自珍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有较深刻的感受与认识。反映封建社会的没落，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大声疾呼变法改良、解放人材，成为龚诗的一个重要内容。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己卯杂诗》其一二。自注：“题陶然亭壁。”

这决不是泛泛写景之作，最后一句是深有寓意的，那正是当

时社会没落形势的写照。其他如：“白日西倾共九州，东南词客愀然愁”（《怀沈五锡东庄四绶甲》），“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二），“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等等，也是如此。总之，“秋气”、“夕阳”——这就是诗人基于深刻的现实感受与观察，对社会危机所作的艺术概括。

面对这样的形势，诗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且让我们看两首诗：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嫫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自春徂秋……十五首》其二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东邻嫫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诗人是“不得不悲辛”的“慷慨士”，是达官贵人眼里多虑的“杞人”。他“心史纵横”，既把一腔热情倾注于现实，又对历史经验进行冷静的观察，渴望通过改良挽救危势。但是顽固

的保守势力当道，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忧心忡忡，乃至想愤然退隐。这里流露了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表现了急切的改革弊政、力挽颓波的理想，反映了与腐朽势力的尖锐对立。当然这里也隐含着诗人与封建制度共命运的思想情感，这是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开明知识分子，龚自珍不可能产生新制度的理想，他只能向往封建社会的所谓“开明盛世”。但是，他决不想保留一个破烂摊子，他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才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矛盾，狠狠批判社会黑暗，无情地鞭挞那些苟延残喘、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诗人与保守势力是势不两立的，他用不为“秋气”所惊的“堂内燕”，形象地刻划了他们养尊处优、麻木不仁的丑态，有力地揭露了他们腐朽没落的本质。

龚自珍不仅揭露与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而且明确提出了变法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提倡的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理想的归宿，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人材解放，即把社会的命运寄托在开明的、有才干的封建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思想在他的诗中有集中、鲜明的表现。例如：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己亥杂诗》其一二五

这首诗通过对现实的深刻反映，集中地表露了诗人的变革思想。“风雷”象征着雷厉风行的变革，它是保持生气的根源，

而保守势力却害怕它，压制它，百般禁锢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风雷”是要靠有作为的人来鼓动的，而这样的人却遭到扼杀，昏官庸才反而身居势要。这一点是最为诗人所痛心疾首的，因此，抨击官僚集团腐败、反对专制主义思想禁锢、呼唤人材解放的诗作在龚集中屡见不鲜。如：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己亥杂诗》其一二三

张祖廉所撰《定盦先生年谱外纪》有一则说：“明徐贞明撰《潞水客谈》，论西北水利事实，其一条云：‘东南转输，每以数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国计因之以蹙。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东南民力，庶几获甦，其利一也。’先生议曰：‘东南之漕运，国家设漕务各官兵役胥吏，及一切转输之费，濬河道之费，国家亦以数石而致一石也。畿辅稻熟，则取之也近，国帑减省，亦一利也。’”而统治者却因袭弊政，不事筹划。他们根本不顾国计民生，一味滥加搜刮，以致使人民破产，农业萧条。这首诗即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又如：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己亥杂诗》其八三

这首诗是诗人辞官南归时，在淮浦看到运粮船所发的感慨，

饱含着忧国忧民之情。末二句决不仅限于内疚和自愧，实际上是对整个素餐尸位的官僚集团的愤怒谴责。

诗人对官场的揭露不限于就事论事，已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例如：

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西邻吊罢东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

——《歌哭》

末句意出《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是说论歌哭哀乐，还是前贤较有真情，而现实官场的一班人，根本不忧国忧民，为了一己私利，到处钻营周旋，随机应变，歌哭无常，虚伪之情，可恨可鄙！

诗人所希冀的人材是既有“性情”、又有“学术”的人，而当时那些权贵佞臣却是“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明良论四》）。何谓有性情？是指有独立的人格，敢做敢为，锋芒毕露，对恶势力不唯唯诺诺俯首听命，而不是“委蛇貌诌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何谓“有学术”？是指有真才实学和济世之策。如在《治学》一文中，龚自珍认为“治”、“学”、“道”三者应该是统一的。这样的人现实中并不缺乏，而他们却遭到专制统治的压迫和束缚，受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们怀才不遇，但很有骨气。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赞美他们的人格。如《太常仙蝶歌》序赞扬姚祖同“见排挤不安其位”，但“嶽立不改”；《少宰命赋诗》一首歌颂王鼎“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

一物磨锋芒”。在《己亥杂诗》中，他为“如此奇材终一令”的朋友惋惜，为身遭埋没的众多师友痛心、不平：“夜思师友泪滂沱，光影犹存急网罗。言行较详官阙略，报恩如此疚心多！”（自注：近撰平生师友小记百六十一则。）德富才高却是“官阙略”，高度地概括了当时一切正直的、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诗人所肯定的，不止是一些刚正不阿的文人，他还赞赏肯为人排患解难、伸张正义的侠士，如《送刘三》：“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

龚自珍的这一类诗，不仅歌颂与同情那些怀才不遇的人，更重要的还在于批判了摧残人材的黑暗势力和官僚制度。例如：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居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咏史》

这是一首借咏史以讽今的名作。“牢盆”二句深刻揭露了权佞统治的实质。“避席”二句表面上委婉，实际等于直言不讳地对清王朝实行的高压统治和思想禁锢表示了不满和抗议，而对一般的知识分子却充满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最后两句用刘邦许以“大者王，小者侯”，招降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笼络欺骗的伎俩，提醒人们不要上当。

又如《汉朝儒生行》，也是同类主题的借古喻今之作。诗

人先写了一个有才学而“门寒地远性傥荡，出门无阶媚天子”的儒生，然后借他的口，让不平人传不平事，道出一个出身寒微而有才干的将军如何被打击、遭埋没。这个将军原是有功之臣：“关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绾军符矣。不结椎埋儿，不长鸣珂里，声名自震大荒西，饮马昆仑盪海水。不共郅支生，愿逐楼兰死”；曾深受兵士的拥戴：“山西少年感生泣，羽林群儿各努力。共知汉主拔孤根，坐见孤根壮刘室。”而结果却是：“不知何姓小侯瞋，不知何客甚将军；将军内顾忽疑惧，功成定被他人分。不如自亲求自附，飞书请隶嫪姚部。上言乞禁兵，下言避贤路。笑比高皇十八侯，自居虫达曾无羞。此身愿爵关内老，黄金百斤聊可保。”这里对被迫害者的退縮自保，虽然也有微词，但矛头所指主要在“不知何姓小侯瞋，不知何客甚将军”那种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嫉妒与扼杀人材的上层社会。诗后面还写道：“汉家庙食果何人？未必卫霍无侪伦；耐金失侯亦有命，人生那用多苦辛！”则直指最高统治者。“耐金失侯”是汉代统治者削除列侯爵位的阴谋手段，诗人写在这里深有微旨，狠狠地批判了清王朝猜忌志士功臣，实行权佞统治的官僚制度。

三

“一山突起丘陵妒”（《夜坐》）。龚自珍在当时是一个卓然不群、叛逆正统的人物，以致“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乞糴保阳》）。还在年轻的时候，就曾有人劝过他：“唯愿足下循

循为庸言之谨，抑其志于东方尚同之学，则养德养身养福之源，皆在乎此。”（《年谱外纪·王铁夫覆书》）所谓东方尚同之学就是儒学。但是他决不甘心就范于统治者给一般士人安排好了的顺随服从的生活道路。他既不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俯首帖耳做奴才；也不愿象当时的汉学家那样畏首畏尾，埋身于故纸堆，逃避现实。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与保守势力、黑暗现实坚决对立。关于这方面，他写了不少直抒胸臆、感情炽烈的诗歌。

前面已经谈到，诗人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构成他与统治集团矛盾的主要原因。此外，“放诞忌于国”，诗人的作为还有许多突破封建思想、伦理的地方。例如，对一直为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的鄙视就是如此：“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汉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一〇）这决不只是学术上的异端思想，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挑战。正因为这样，诗人一生才备受坎坷。他清楚地知道，信奉道学可以得到功名利禄：“科名几辈到儿孙，道学宗风毕竟尊”（《荐主周编修貽徽属题尊甫小像，献一诗》），但是他不能违心地去这样做。他也知道，埋头于统治者用来笼络文人、禁锢思想的朴学，也是一条稳妥的道路，但是他决不肯放弃政治抱负，“终、贾华年气不平”；决不甘心钻故纸堆，“至竟虫鱼了一生”（《己亥杂诗》）。晚年，他曾对儿子说：“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林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己亥杂诗》）这里是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回顾与检点，而对儿子的告诫不过

是出自对后代继续遭受迫害的豫虑，丝毫没有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忏悔之意。

阿谀奉承，营私舞弊，当时整个官场和上层社会到处充满着虚情假意，随时可见到勾心斗角。在这样的环境里，诗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热切地追求纯真的心灵，赞许光明磊落的行为。纯洁的“童心”，一再为他所讴歌，如：“道焰十丈，不敌童心一车”（《太常仙蝶歌》）；“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这无瑕的“童心”与那险恶的“机诈”，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不假造作的朴诚，也一再为他所赞美，如：“黄犊怒求乳，朴诚心无猜。犊也尔何知，既壮恃其孩！……智亦未足重，愚亦未可轻，鄙夫较量愚智间，何如一意求精诚？仁者不诟愚痴之万死，勇者不贪智慧之一生。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呜呜磴磴》）诗人已厌倦官场的应酬，纯真的“童心”现实中难寻，他梦寐以求：“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癡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而媚态取宠的奴性，则更为诗人所厌恶：“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己亥杂诗》。诗末自注：忆北方狮子猫。）这简直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诗人对上流社会的虚伪情态，是那样地憎恶，以至于责怪起“造物者”为什么要如此矫饰地造出这样一班人：“陶师师娲皇，抁土戏为人，或则头帖帖，或则头颞颞，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他所希望的是朴素自然，天真烂漫：“因念造物者，岂无属稿辰？兹大伪未具，娲也知艰

辛，磅礴匠心半，斓斑土花春。剧场不见收，我固怜其真，溢曰‘人草稿’，礼之用上宾。”（《人草稿》）如果说龚自珍的经济、政治思想还未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那么他在人性、伦理方面的个性解放思想，可以说已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现实情况紧密地联系着。

诗人出污泥而不染，傲岸不群，与上层社会的权贵们强烈地对立着。如：“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谿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而《能令公少年行》一首，通过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描绘，同样表现了这一矛盾：“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欤相过从？病痿丈人石户农，嵌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搨者溪僮。”

诗人与黑暗现实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他清醒地感到自己是处在“世人皆欲杀”的境地。我们试看他笔下的自我形象：“天步其艰哉，光嶽钟难恃。育气六合来，初日照濛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无比。一夫起锄之，万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万夫怒用耳；目怒活犹可，耳怒杀我矣！”（《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九）他简直成了腐朽势力的众矢之的，于是忧患便一个个接踵而至：“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穰巫。”（《赋忧患》）由于反动势力的暂时强大和个人反抗力量的单薄，诗人的一生只能涂着浓重的悲剧色彩。

他以秋天的凄凉比自己的心境，以春暮的落花比自己的身世。有时也不免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如：“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琤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这是想以琐事细行消磨自己的意志；“从此请歌行路易，万缘简尽罢心兵”（《四月初一日投牒更名易简》），这是想不问世事，息心简虑，以免患难；“危哉昔几败，万仞堕无垠。……空王开觉路，网尽伤心民”（《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一四），这是想皈依佛教以求解脱。但是，这只是诗人矛盾心境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他的精神状态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战斗的。如：“多情难似汝？未忍托穰巫”，“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再拜何敢当，借以战道力。”（《寒月吟》）这是对忧患的嘲弄。“一日所履历，一夕自甄综。神明甘如饴，何处容隐痛？沉沉察其几，默默课于梦。少年谰语多，此言粹无缝。患难汝何物，屹者为汝动？”（《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六）诗人并不想逃避不幸的命运，我行我素，问心无愧，蔑视患难，不为所动，骨头不能说不硬！“玉树坚牢不病身，耻为娇喘与轻颦。天花岂用铃旛护？活色生香五百春。”（《己亥杂诗》）这正是诗人自己坚强性格的写照。读龚诗不时会感受到郁郁勃勃的乐观倔强的精神。“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己亥杂诗》）客观存在的恶势力不能说不强大，但诗人的主观精神是轻松的。这首诗，幽默之中带着对厄运的戏嘲。“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同上）这里不能说没有惆怅，但是与失望却是绝缘的，他甘愿以“落